

Year Down Yonder
背井离乡的365天

[美国]理查德·佩克 著 高 术 译
译林出版社



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



207193268

I712.84

L3541

I712.84
L3541

背井离乡的365天

[美国]理查德·佩克 著 高 术 译

A YEAR DOWN
YONDER

译林出版社



71932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背井离乡的 365 天 / (美) 佩克 (Peck, R.) 著; 高术译.
-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03. 9
(译林少儿文库)
书名原文: A Year Down Yonder
ISBN 7-80657-608-8

I. 背... II. ①佩... ②高... III. 儿童文学-中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72082 号

A YEAR DOWN YONDER

Copyright © 2000 by Richard Peck.

All rights reserved.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Dial Books for Young Readers, under the title A YEAR DOWN YONDER.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eldon Fogelman Agency, Inc. 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2003 by Yilin Press.

登记号 图字:10-2001-053号

书 名 背井离乡的 365 天
作 者 [美国]理查德·佩克
译 者 高 术
责任编辑 夏秀玫
原文出版 Dial Books for Young Readers, 2000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网 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 (邮编 210009)
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 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南京五四印刷厂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4.25
插 页 4
字 数 73 千
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7-80657-608-8/I·450
定 价 (精装本)9.80 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没有艰难的经典奶奶

——《背井离乡的 365 天》序

梅子涵

为一本书写一个序言，都是含有一些祝贺的意思的。也使人知道，已经有人阅读过它，很喜欢，这样我就也可以来阅读一下。写序言的人，实际上是以自己的名义，在为走进书店购书的人做着指引和保证，所以我总是不轻易去写序言，我害怕别人会变得越来越不相信我。

我经常乘了飞机和火车去一些地方讲演，告诉孩子们和成年人，什么是优秀的儿童文学，它们在哪儿。每一次的效果几乎都很好，因为那不是一些懒洋洋的、无可奈何的场面，而是急需和渴望的。感动和热切的神情在听你讲演的眼睛里已经分明地可以看见。那清澈和热情也让你看见：原来你的由衷愿望正是这个社会的等候，今天的中国人对待童年的认识，对他们阅读的认识已经开始智慧起来。

所以你看，竟然有好几张重要的报纸先后设立了专栏“子涵讲童书”；有不少的出版社都联系：把它们给我们，出一本讲究、漂亮的书，会有不少人需要的！



译林少儿文库

儿童文学是一种由西方开始的文学。西方的写作者们也是更早就弄明白了,为孩子们写作,怎么才能做到既是文学的,又令他们由衷地喜欢。所以他们的经典、优秀的篇目的是更加地丰富。经典和优秀的丰富是一件让全世界共同自豪的事,我们在讲起它们的时候,也是经常不再顾及它们是哪一个国家的,属于人类的优秀也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。

这正是我们会越过了文字和表达的障碍,翻译和出版了那么多经典、优秀的书籍和那么多儿童文学的原因。我们的孩子们的阅读和世界的孩子们的阅读就这样实现了连接。这些年,我们的翻译和出版越过了格林、安徒生等老经典的限制,开始了当代的进程,我们的孩子们的阅读有了与世界同步的迹象和气氛了。这使我在回想自己童年的时候,有了越发多的遗憾和感慨。

在这个贡献和推进里,译林出版社是可以被完整地写出一节和一章的。事实上,我在讲演中也是时常地夸耀他们,崇敬他们的关注和工作!

我现在来说一下《背井离乡的365天》。这是一个艰难年月的故事。可是我们读不到什么艰难,却是很难再忘记那里面的奶奶了。玛丽·艾丽斯说,她15岁时,因为经济衰退,因为爸爸失业,她只好离开芝加哥,乘上了火车到小镇上的奶奶家去上学、过日子。那时候,她是满心的不情愿。

玛丽·艾丽斯说,过了 365 天,她 16 岁,一切已经重振旗鼓,爸爸妈妈又有钱租公寓了,她要离开那个没有电影院的小镇,离开没有厕所的奶奶家了。回芝加哥的时候,她却对奶奶说,奶奶,我不想回芝加哥,我想和你在一起!

这是一个没有艰难的奶奶。

这是一个不担忧无赖、蛮横、高傲、恶作剧、一毛不拔和很多很多别的忧愁的奶奶。

在你还没有想好怎么办的时候,在你忧愁着自己明天还肯定要为这一件事情而忧愁的时候,奶奶已经解决了。

米尔德里德的马就是这样跑掉的。

尼克斯特家树上的山核桃也是这样被撞得满地皆是。

那个寒冷的雪天,弓着腰的奶奶,竟然用麻绳拴起 4 只抓获的狐狸,从蜿蜒的路上返回。就像海明威讲过的,这样的场面,很多很多年后,即便小说的思想和哲学已经黯淡无光,已经腐朽,可它还是会闪亮着消退不去,如同苔丝姑娘冬天下萝卜地,《卡斯特桥市长》中亨查德卖妻。

没有艰难的奶奶被写得可称经典,我就叫她经典奶奶。

15 岁时玛丽·艾丽斯离开芝加哥,在火车站看见了布告牌上大大的字写着这样的一句话:大萧条是否糟透了? 16 岁时玛丽·艾丽斯离开奶奶的小镇返回芝加哥,如果那一句话还在,她是不是会这样想:大萧条一点也不糟糕! 因为玛丽在奶奶的性格和智慧里锤炼了的也是性格和智慧。同样是一年,同样是 365 天,玛丽可是日日都在成长!



译林少儿文库

读着这本书的时候,我想得最多的是我那已经走得很远很远的外祖母。她和奶奶一样,在艰难的年月里,没有过一点的怨天尤人、唉声叹气,而是以精神和智慧料理生活,一丝不苟,带着我和妹妹去乡下,搀住妹妹和我,背着很重很重的乡下人送的食物回上海,上船下船。长江逆水和顺水的航程间,我和妹妹童年的故事、外祖母中年和老年的故事是丰富得不容易讲得完的。我和妹妹也都是在那路程上慢慢地长大的。

为一本书写一个序言,都是含有一些祝贺的意思的。这是一本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家写出来的书,选择它翻译了出版也真是内行。内行是很高的专业境界,是以自己的目光和经验让优秀出现,令人放心。写序言的人,实际上是以自己的名义,在为走进书店购书的人做着指引和保证,所以我总是不轻易写序言,我害怕别人会变得越来越不相信我。结果怎么样呢?越来越多的人更相信我了!

在我以后四处的讲演中,会又多出一本书、一个故事、一个有趣的人物,我会经常地讲起这个经典的奶奶,就像经常讲起我的外祖母一样。我已经看见了那些听着讲演的人目光里的喜欢。经过这些年的阅读和讲演,我已经知道,一本真正的儿童文学的书——就是指真正优秀的那种——无论孩子还是成年人,是不可能不喜欢阅读和不喜欢听的。

玛丽·艾丽斯讲的这个故事也是讲给所有人听的。

目 录

引 子

芝加哥来的富姐

食品和报应

晨间一瞬

被扔进马槽的孩子

心和面粉

一个危险的男人

随风而逝

幸福时光

引 子

那是9月的一个雾蒙蒙的早晨，夏天就要过去了，记忆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模糊。妈妈在芝加哥的迪尔伯恩火车站送我远行。因为我随身带了一个箱子，所以我们是坐出租车去的车站。正因为如此，妈妈就只能乘坐高架铁轨火车回家了。她的钱包里多一个子儿也没有了，我钱包里的钱只够我在火车上买一个三明治的。我的车票钱把我们的积蓄花了个精光。

箱子挺小，里面放着我仅有的衣服和妈妈的两三件适合我穿的衣服。“可别长得太快了。”她咕哝着，“可是不管怎么说，今年流行短裙子。”

那个时刻我们的目光无法相对。我已经15岁了，个子像杂草一样噌噌猛蹿。我复活节得到的鞋子已经挤脚了。

车站对面的一个布告牌上写着：

大萧条是否糟透了？



这原本是用来提醒大家苦日子已经过去了，可现在是1937年，一场经济衰退再次使我们陷入窘境。人们开始把它称做罗斯福衰退期。

爸爸失业了，因此我们不得不交出了公寓。他和妈妈搬到了一间“管家住的”廉价房间里，一星期交7美元就够了，还可以使用厨房，但是他们两人住又刚刚够。

我的哥哥乔伊——我们又称他乔——被民间资源保护队征往西部栽树去了，就剩下我一个人，玛丽·艾丽斯。我真希望比现在大两岁，而且是个男孩，我真希望我是乔伊。

但是我不是，所以我不得不去和奶奶多德尔一起生活，直到我们家重整旗鼓的那天。这意味着我不得不开我的学校，我不得不在奶奶住的土里土气的镇上学校登记入学。我，一个城市姑娘，居然要住在连电影都看不到的镇上。

这意味着我要和奶奶一起生活，那里当然是没有电话的。阁楼上阴森闷热，上厕所还得出门。没有一样现代化的东西，每样东西都跟奶奶一样老掉牙，甚至有一些东西比她的岁数还要大。

人们叫嚷着“火车马上要开车了”，我的眼睛模糊了。以前乔伊和我总是在夏天去奶奶那里住上一星期，现在却只有我一个人了，而旅程的另一端是——奶奶。

妈妈送我上车前迅速地给了我一个紧紧的拥抱。我敢发誓她是这么小声说的：“但愿你比我走运。”

她是希望奶奶那儿的日子比这儿好过些。

芝加哥来的富妞

哦，当沃巴什铁路公司的蓝鸟号火车喷着蒸汽驶进奶奶的小镇时，我真替自己感到难过。三明治还噎在我的喉咙里，因为我拿不出一角钱去买汽水喝。在火车上买一瓶汽水要一角钱。

我的箱子从开走的行李车上被砰的一声甩落在月台上。我伫立在世界的尽头，孑然一身，只剩下布蒂和我的收音机。

布蒂是我的猫，它的每个爪子上都长有一块白毛。它一路上都猫在一个野餐盒里。布蒂就是我从这里抱走的，两年前它还是一只小猫，现在它已经长大了，但是却骨瘦如柴。整个旅途中它都试图挠破野餐盒。它和我一样不喜欢生活的改变。

我的另一只手上拿着我的便携式收音机，它是飞歌牌的，有一个人造革的外套和一个把手。在那个年代，便携式收音机重达10磅。

当火车从我身后开走时，奶奶从月台的台阶走了上来。



我的老天爷，她是个大块头的妇人，我都忘了。她撑着那把像蜘蛛网一样的破伞来遮挡正午的阳光，这愈发使她显得高大。她的一绺白发从她脑后盘的大发髻里跳出，她一步步走近，直到把整个日光都遮住了。

她怎么也称不上是个好客的妇人，她都没有给我个拥抱，她也没有伸出臂膀，所以我也无法投入她的怀抱。

没有人跟奶奶说起今年流行短点儿的裙子，她的裙摆能擦到鞋子，我认出了那件衣服，就是她在天热的时候到镇上时穿的那件。尽管我长大了两岁，也比两年前来的时候长高了，可我仍是对她无话可说。野餐盒颤动了几下，引起了她的注意：“里面装的是什​​么？”

“布蒂，”我说道，“是我的猫。”

“嗨，孩子，”奶奶说，“又多了一张嘴。”她撅起了嘴唇。“那是什么东西？”她指着我的另一只手问道。

“我的收音机。”但是对我来说它远远不只是一台收音机，它是我与这个世界保持联系的最后的手段。

“我们的东西已经够多的了。”奶奶看了看天，“加上这么多噪音，一切就齐全了。”

她扬起下巴指向月台：“那是你的东西吗？”她指的是我带来的一个箱子，那其实是父亲在大战后带回家的床脚柜。

“把它搁在那里。”她说，“他们会把它带回家的。”她转过身，步履艰难地离去，我应当跟她走。我离开了我的箱子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它。如果是在芝加哥的站台上，

它一会儿就会踪影全无。父母滚烫的钳子的威逼也没有把布蒂和收音机从我的身边分开。

1937 年的经济衰退带给奶奶生活的镇子的打击比芝加哥还厉害：大街上杂草丛生，“咖啡壶”咖啡店的窗户里只能望见一两张脸孔，摩尔商场的生意萧条，韦登巴赫银行也是门可罗雀。

在长满杂草的马路的另一边，奶奶走错了路，离她的房子越来越远。两条瘦长的老狗躺在人行道上。布蒂显然也意识到了它们的存在，因为它在盒子里躁动不安。我的收音机变得越来越沉。我还是赶上了奶奶。

“我们这是去哪儿？”

“去哪儿？”她说，一副惊讶的表情，“嗨，当然是去学校。你已经将近拉了两星期的课了。”

“学校！”如果我手上没有东西，我真要抱住脑袋了，“我第一天到这儿就去上学？”

奶奶断然停下脚步，话音清晰地说：“你得去上学，我可不想犯法。”

“奶奶，法律拿你也没有办法，如果警察上你那儿去，你会一把抓过木箱后面的那枝猎枪的。”

这可是千真万确的，全镇的居民都知道奶奶有枪就手痒。

“嘿，我可不想让事情变成那样。”她拖着沉重的步伐继续走着。



当时我都快崩溃了，差点和她吵了起来。布蒂闷在盒子里，砰砰地撞着我的膝盖。太阳从天空照下来，就像还是夏天一样。我差点儿趴在草丛里失声痛哭，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要那么做为妙。

在前方一片树阴下是一个拴马栏，上面拴着几匹背部凹陷得特别厉害的马和一两头骡子，那是村中的孩子骑着上学用的。对我来讲，几匹马都一个模样，可是奶奶停下来仔细端详着它们。

其中有一匹灰色的大马，正摇摆着尾巴驱赶苍蝇。奶奶从头到尾打量着它，我以为她会掰开它的下颌看看它的牙齿。她不紧不慢地看着，反正我也不用急。

然后她穿过一个光秃秃的院子来到学校。校园用木头围起来，有一座钟楼，我不禁叹了口气。

在学校的两侧各有一个室外厕所，都贴了标志，一个供男孩们用，一个供女孩们用，上面还装了一个泵。

钟楼越走越近，奶奶再次放慢了脚步。她从来没有上过高中，还不到八年级她就从一所只有一间房子的学校里被赶了出来。我碰巧知道了这件事。

校门口有几级快要倒塌的台阶，有人把一首诗胡乱涂写在整扇门上：

尘归尘，
土归土。

脑袋上点油，
免得它生锈。

一路走下去就来到了地下室，它位于前面的门廊下方，奶奶把伞收起来走了下去。

地下室的房间很大，篮圈挂在房间的两端，但是对我来说这并不像一个体育馆，倒是这里的气味跟体育馆的挺像。

一个高大的脸颊凹陷的男人撑着一把长柄阔扫帚站在屋子中央。

“嘿，奥古斯特！”奶奶的声音雷鸣般地在房间里回响。

他给吵醒了，当他看到奶奶时便使劲地咽了下口水，人们通常都这样。他穿了一双旧运动鞋，围裙里面套了件皱巴巴的西装，他的领带打结处已经磨损。

“我带这丫头来报名。”奶奶用手指指着我，她没有说我是她孙女，她能少说就决不多说一个字。

我都15岁了，站在那里，差点没羞死。奶奶不懂什么是高中，她想让一个看门的替我登记。

但是我大错特错了。因为日子不好过，他们早把看门人辞退了。奥古斯特——弗洛克先生——是校长，也是教师。他给男孩子们上手工课，并且还负责拖地板。

“哦，多德尔太太，”校长说道，“这女孩识字，会算术吗？”即使是我都能看出他在捉弄奶奶，不过，这从来就不管用。



“在这样的学校读书完全能跟得上。”她回答。

弗洛克先生朝我转过身来：“是叫玛丽·艾丽斯吗？从芝加哥来的？”镇上的人什么事儿都知道，甚至在一些事还没发生之前，他们就全知道了。“你在芝加哥读几年级？”

“应该是十年级。”我嘟囔着，“中学四年级。”

“我们这儿叫高年级。”弗洛克先生说，“不过没关系，对你来说余地很大。在这年头上高中简直是奢求，许多男孩整个都退学了。连5个打篮球的人我都凑不齐，更别说安排圣诞节的节目了。”

一想到冬天——圣诞节，就让我寒心。

“哦，等干草收完后，我们会把农场的孩子叫回来。”弗洛克先生接着说，“但是他们中一些人不等到11月份最后一季麦子收割完是不会回学校的。你是了解男孩们的。”

奶奶点点头，这次她倒很随和。“男孩子很麻烦。”她说，“但是女孩更麻烦。”

奶奶从来不会把时间浪费在闲逛上。不一会儿，弗洛克先生把我们带到巴特勒小姐的教室。那里位于摇摇欲坠的楼梯顶端。在教室前方，巴特勒小姐大声朗读着：

没有一个悲伤的故事，

胜过朱丽叶与罗密欧。

哦，这里也有莎士比亚。我的心沉到了鞋底。但是听

起来好像课已经快上完了。

我和奶奶从教室外朝里望，看到学生们两个一对坐在年代已久的课桌前。有一个女孩独自一人坐着。奶奶用胳膊肘推了推我：“看到那个头发脏兮兮的大块头女孩了吗？”

你是不可能看不到这样一个女孩儿的。“她是谁？”

“波迪克的一个女儿，我想是米尔德里德，是尤班克斯的亲戚。你要躲着她点儿，如果躲不了的话就提防着她点儿。”

“她怎么了？”

“她是波迪克家的人。”

奶奶把我往前推去，不知怎么，她把布蒂和收音机从我手中拿了過去。我的手冰冷，晃晃悠悠走到门槛前，不知该不该进去。当奶奶赫然出现在我的背后时，教室里的三个男孩猛地举起手叫嚷着：“别开枪，我们投降！”

这是男孩子装滑稽的做法，我个人认为更应尊重老人，即使她是我奶奶。

巴特勒小姐看到我们，拍了拍她平板一般的胸部。“嘿，听着，”她说，“她是多德尔太太，而且……”

“我叫玛丽·艾丽斯·多德尔。”我的声音颤抖着，“我入学了。”

“哦，这可真……好。”巴特勒小姐说道，回避着奶奶的目光。“孩子们，这位是玛丽·艾丽斯·多德尔，是从芝加哥来的。我想那里的日子也很难熬。”